

六幕话剧

台湾儿女

编剧 翟俊杰 (执笔)
赵志华



34.7

9

台 湾 儿 女

解 放 军 文 艺 社 出 版

一二〇一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$2^{13}/_{16}$ ·字数 58,000

1978 年 6 月第 1 版·197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号 10137·2 定价 0.34 元

内 容 提 要

解放台湾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志，是八亿人民的共同心愿，是完成统一祖国的神圣大业。六幕话剧《台湾儿女》以悲壮的“二·二八”起义为背景，生动反映了台湾人民的斗争生活，热情歌颂了台湾同胞不畏强暴、争取民主和解放、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斗争精神，对全国人民响应华主席的号召，实现毛主席、周总理的解放台湾的遗愿，有着积极地现实意义。

剧本努力塑造了柯先生、林闵漳、林阿潮、阿帆、摩里那达等各具性格特征的英雄形象；具体地描绘了台湾的风貌、劳动人民的遭迂，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生活气息。

封面设计：肖映川

人 物

(剧中人物年龄,均按第一次登场時計。)

- 林 闽 漳 台湾省籍老人,65 岁。
林 妈 其儿媳,43 岁。
林 阿 潮 其孙,公学小学生,12 岁,后为工人。
林蔡阿帆 养女,12 岁,后为编席女工。
柯 先 生 公学教师、《民言报》记者,24 岁。
简 海 天 水手,40 岁。
摩里那达 高山族某部落农民,20 岁。
郑 宗 平 市民,警察,30 岁。
郑 阿 嫂 其妻,20 岁。
叶 洛 溪 医师,56 岁。
叶 白 荔 其女,学生,19 岁。
香烟小贩 贫妇,33 岁。
黄 阿 兄 农民协会代表,40 岁。
张 志 义 军官,26 岁。
各种职业的贫苦民众们。

- 陈 云 鹤 伪市长,58 岁。
温 梦 远 伪要塞司令兼宪兵团长,38 岁。

墨菲斯 自称是和平使者的美国人,真实身份、职业不详。

兰月 社会名流,21岁。

兰雄飞 其弟,学生,22岁。

翁本川 (公羽大十三)巨商,伪参议长,55岁。

马彪 连长,37岁。

查缉员 专卖局爪牙,35岁。

吉藤久治 日军大佐,53岁。

吉藤夫人 其妻,30岁。

日本士兵、军官、警察、女子。

美国水兵。

蒋军士兵、宪兵、军官。

引 子

〔大铜锣震响，一声重似一声……

〔呼啸的浪潮唤出深沉的音乐——似呐喊，若倾诉。音乐引出一歌，浑声合唱，女声遥呼：

啊……

漫长的黑夜漫长的路，
记载着台湾儿女的仇和苦。
祖祖辈辈一代代，
受尽了欺凌压迫和屈辱。

〔幕徐徐开。渐渐地，依稀显出几株挺拔、高耸的热带树剪影。树下，一组雕塑般的人物造形——正是台湾儿女冲锋呼喊的英雄群像。屹立于最高处者，一手紧提黄铜大锣，铮铮闪亮；一手高举粗木锣槌，红绸微飘。似可见，那执锣人是位老者。横贯群像，一排鲜红醒目、奔放道劲的大字——台湾儿女！

歌声继续：

站起来，兄弟姐妹们！
挺起坚强的胸膛，
擂响斗争的战鼓！

为了回到母亲的怀抱，
我们前仆后继，英勇战斗

迎日出……

〔歌尽。在延续的音乐声中，光束射向台前一侧，出现一位年纪五十开外的壮年男子。他沉稳、凝重。着灰制服，双鬓微见斑白。他，神情激动，然却缓缓开口：

“同志们，我是一个台湾省笈同胞。听着这深沉的锣声和歌声，我想了很多很多。我在想，台湾儿女多么向往回到祖国的怀抱。那些在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又一起浮现在我的心头。我在想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多么关怀台湾人民！解放台湾，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一定会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实现！我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向同志们叙说，叙说台湾儿女的爱，台湾儿女的恨，叙说台湾儿女对母亲——祖国的一颗颗赤诚的心……就从我的少年时代说起吧。那时候，我居住在台湾省一个临海的城市里……
〔音乐渐弱，灯渐熄。人物、画面隐去。

第一幕 我是中国人

时 间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，傍晚。

地 点 台湾省某城市滨海码头旁的干道。

〔大幕启动，乌云四合，闷雷掠过。疯狂的日本法西斯军歌骤起，曲调干涩，宛若嘶叫。

〔灯渐明，显现出一道防波堤。两处石阶，可登堤顶。沿堤筑有铁索栏杆。防波堤左侧尽头，竖铁锚标记，是通向码头的去处。堤势由高而低，高处置有两株热带棕榈树，粗壮繁茂，十分突出。少年阿潮手扶树干，凭海远眺。他身材瘦长，着缀有杂色补丁的公学制服制帽，穿帆布“力士鞋”，背上背着书包。

〔灯再亮，可见堤身刷有白色大字标语：“皇民化运动”。午台右侧一日本神社“开”字形“脱离伊”，门首悬着日本国旗。远处大海浩茫，海岸弯曲，可见灯塔、楼舍。几束探照灯光柱在海空交错闪动。

〔幕后一声少女清脆的呼唤：“阿潮——”少年阿帆上，她齐眉短发，脸色白晰；体态匀称秀美，却显得柔弱。赤足，着兰色海军式裙服，肘部补丁整齐。

阿 帆 阿潮哥，放学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回家？叫人真担惊。

〔阿潮凝神远望，闷声不响。〕

阿 帆 阿潮哥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是我惹你生气了吗？回家吧，阿公和妈妈等你吃晚饭哩。

阿 潮 （头也不回）我不想吃。

阿 帆 （感情地）不吃饭饿坏身子怎么成？快回家吧，看，天要落雨了……

阿 潮 （烦躁地）不要讲话，走开！

阿 帆 （噤着）是我不好……（暗自落泪）

阿 潮 （闻声，走下防波堤，拉起阿帆的手）阿帆，眼泪哪来那样多？我不欢喜看见你哭。请原谅我的不礼貌吧。可我……我，我透不过气来！

阿 帆 你病了吗？快让妈妈借点钱带你去医生馆吧。

阿 潮 我没有生病。阿帆，我们为什么长得这样慢？还是个小孩子？

阿 帆 阿潮哥，你怎么啦？

阿 潮 我真想快些长大，学会放枪！

阿 帆 啊！你说了些什么呀？

阿 潮 你先回家去吧，让我在这呆一会儿。

阿 帆 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呢？

阿 潮 我要看大海。

阿 帆 看大海？你不是天天都可以看到海吗？

阿 潮 不，我要看大海的那一边。

阿 帆 海的那一边？很远很远吗？

阿 潮 不，很近！

〔日本军歌声又刺耳地传来。〕

阿 潮 （突然摘下背上的书包）我不读日本书！我不读日本书！

(跑至防波堤上,举起书包,狠狠地投进海水中)

阿 帆 (惊)啊,阿潮哥,你……

[简海天大步走来。他身躯结实高大,宛若铁铸,着海员兰白条衫,破洞处露出粗厚的肌肉,宽皮带,帆布裤,背着水手袋。

简海天 阿潮,阿帆,你们在这嚷什么?

阿 帆 简阿叔,晚上好。(求救似的)阿叔,阿潮把书包扔到海里去了。

简海天 怎么回事?

阿 潮 (飞奔下堤,直扑简海天怀中,感情爆发地)简阿叔,你是水手,跑大洋的。你到过许许多多地方,你说,海的那边是咱唐山——中国吗?咱中国又被日本人占了一块地方吗?

简海天 (急制止)嘘——(轻声地)孩子,你听谁说的?

阿 潮 学堂柯先生说的。他说日本人又攻占了咱中国一个地方,叫南京,这是真的吗?

简海天 (痛楚地)是真的。那里,和咱台湾一样了……

阿 潮 (追逼着问)为什么日本要到咱台湾,要到咱南京?那里没有会放枪的中国兵吗?

简海天 唉——(从水手袋中摸出酒瓶猛喝几口)

阿 潮 简阿叔,柯先生还对我们说,不要参加日本人的提灯游行。

简海天 柯先生说得对,有骨气啊!阿潮,快回家,当心警察。

[幕后一阵骚动、嘈杂声。几名日本警察押柯先生向码头走去。他双手被铐,穿着被撕碎的制服,上面染有血迹。头上罩着“马比拉”笼子,看不清面目。他走过林

阿潮身旁，略一止步，日警一鞭抽去，踉跄而过。突然，他转过身来。

柯先生（仿佛自言自语地）我的孩子，你在哪里？我还能见到你吗？……

阿潮（失声惊呼）啊……（简海天急忙将林阿潮搂在怀里）

柯先生（喘息着）我去了……到大海的那边去了……不要为我牵心……不要难过，眼泪是没有用处的。快长大吧，长得象唐山人一样高！

日警（怒喝）快走路！（拖起柯）

柯先生（奋力挣扎，语意双关的高喊）孩子啊，快些长吧，快些长大吧……（被日警拖下）

阿潮简阿叔，放开我！我要去看看他！

简海天他是谁？

阿潮他就是我们的柯先生……

简海天孩子，你不能去！

阿潮（挣脱）柯先生……（追去）

简海天阿潮——阿帆，快回家，告诉你妈妈！

阿帆（惊慌地）阿潮怎么办呢？

简海天有我，快去！

〔阿帆飞跑而下。〕

简海天阿潮——（追下）

〔两名日本女子各提一盏红白相间，瓜皮图案的元灯笼走来，过神社，行三鞠躬礼。在汽车由远而近，嘎然停下的声响中，日军大佐吉藤久治偕夫人走来。两女子鞠躬，珊珊而去。吉藤微胖，着黄呢军服，佩刀，皮靴乌亮。他虽着戎装，却文质彬彬，颇有学者风度。吉藤

夫人着和服，登木屐，细眉杏眼，粉白面皮，鬓发高耸，一似广告画片。他们身后跟着一个机械僵硬、宛若“相朴”的彪形大汉。另有一名军官及一名士兵随侍。身着窄褂阔裤，挽着扁长发髻的郑阿嫂提着一只小皮箱。

吉 藤 （稳步走至神社“脱离伊”前，恭敬地三鞠躬，双手合十，念念有词）天照大神，南京坎拉格，大日本皇军西沃力啦……（一挥手，众人随其步入神社）

〔慊悍的摩里那达裹豹皮短裙，紧身小褂，赤足，皮肤黝黑，负着木背架吃力地走来。背架上坐着翁本川。此人干枯如柴，瘦脸奇长。他身着日本和服，足登日本“踏必”，鼻下蓄着一撮“仁丹胡”，手提一只白纸元形灯笼，灯上写着“庆祝胜利”四个黑字。摩里那达弓身下蹲，翁本川启身。

翁本川 （四下张望）糟糟糟，真“天寿”，一定是来迟了。（对摩里那达）生藩、野人、四等国民！行路象鸭子，时辰全误在你的身上！

〔摩里那达挣起身来，抿抿干裂的双唇，冷冷地瞪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。

翁本川 你瞪什么眼？（至“脱离伊”旁向内窥看）

〔摩里那达冷冷一笑，解下系在腰间的竹筒贪婪地喝着水。兰月悄然而上。她一身淡兰色衫裤，外套米黄色薄毛衣，白袜白皮鞋。素静淡雅、神态矜持、略露清傲。

兰 月 翁老伯。

翁本川 啊，你来了。

兰 月 您今天怎么这样一身打扮哪？

翁本川 (得意地)我不仅穿上了日本和服,而且把名字翁本川三个字拆开,叫公羽大十三。怎么样?象不象一个日本名字?

兰 月 (不屑地一笑)那就随您吧。

翁本川 (正色)不要儿戏!我已经成为一名模范皇民,是荣誉大和子孙。记住,以后不要再称呼我的汉字姓氏啦。嗯,今天你能来为吉藤久治送行,这对你会有很大好处的!

兰 月 不是您再三催促,我是不愿来的。

翁本川 我知道你这个女孩子是不俗的,有一番宏伟的抱负。但是日本是强大的,离开他们怕是一事无成。你应该赶快参加皇民奉公会,对周围的一切发生兴趣。

兰 月 不,我最近倒是对正音发生了一点点兴趣。我托人从大陆买了些唱片来,大戏《击鼓骂曹》里那段西皮原板儿蛮有味道。(似韵似白)平生志气运未通,似蛟龙困在浅水中。有朝一日春雷动,得会风云上九重!

翁本川 (嘻嘻一笑)看来我们的阿月不想做一个社会活动家,而是立志要做一个艺术家罗!

〔吉藤久治率众人步出神社。

吉 藤 唔,公羽大十三先生。

翁本川 哦,吉藤久治殿下,孔玛哇!晚安,晚安!夫人晚安!实在对不住,这生藩走得太慢,来晚了一步。

吉 藤 不,你说得不对。(指摩里那达)他是日本国民,你也是日本国民,一样的平等。不是生藩,是国民。(走向摩里那达)你辛苦了。

摩 里 (冷眼相对,无语)……

吉 藤 你叫什么名字？

翁本川 他叫摩里那达，是高砂族部落人，进城苦力做事。

夫 人 啊，动听的名字。不过，他应当改一个日本名字更好。

翁本川 吉藤夫人说得真对。

夫 人 （略思索）他是山胞，就叫山田多喜男吧。

吉 藤 哈，很好。山田，你的家乡阿里山是我们日本美丽的风景区之一。它和富士山、金刚山、长白山、以及南京的紫金山一样，都显示着大日本帝国的美丽富饶。

翁本川 （挽起兰月的手）吉藤殿下，这是兰月小姐，今天特地赶来为您送行。

吉 藤 （若有所思）兰月？

翁本川 是的。她就是误入歧途，被捕后写了悔过书，由我具保出狱的兰月姑娘。

吉 藤 （眯起眼睛端详）唔，年纪轻轻的人。

兰 月 （略为欠身，算是施礼）殿下。

吉 藤 好好做事，前程远大哇。好，你们回去吧。我此行奉命参加南京庆贺会议，转赴前线观战，时间不长，很快又可以会面。

翁本川 我们送您到码头。

吉 藤 不必。

〔随从军官从郑阿嫂手中接过小皮箱。简海天挽着阿潮走来，迎面和吉藤一行碰个照面，欲回身，躲避不及。〕

大 汉 （横眉怒目）站住！为什么见了皇军不致敬，路过神社不鞠躬？嗯？（逼向简海天和阿潮。二人默默而立）

郑阿嫂 （忙趋前）大人，他们都是好人家啊。

吉 藤 (打量二人,笑嘻嘻地走至阿潮跟前)小家伙,你叫什么名字,在哪个公学念书?

阿 潮 (面带泪痕,无语)……

吉 藤 唔,你在流眼泪,不好。一个日本国民,应当勇武。你看,神武的皇军从满洲南下,长驱直入,已经攻占了南京,而且还要闪电般的进攻下去,那是何等的英雄哇!你应当高兴,是不是?

阿 潮 ……

吉 藤 (不悦地)嗯?为什么不回答我?

简海天 (掩饰)孩子小,听不懂你的话……

吉 藤 (制止)不。一个日本的小国民,六岁就进公学习学国语,怎么会听不懂我的话?(对阿潮)你说,(一字一顿地)我是日本国民。

阿 潮 ……

吉 藤 (勃然变色)你说,我是日本国民。

翁本川 快说,哇哒库西哇呢崩挪个古名的西。

吉 藤 你不要讲话,我要听他讲。

阿 潮 ……

[气氛紧张,静场片刻……]

吉 藤 (怒不可遏)你必须说!

简海天 (挺身而出)要处罚就处罚我吧!

吉 藤 你是什么人?

简海天 我是他的父亲。

吉 藤 滚开!(不寒而栗,神经质地自言自语)可怕呀!在大日本帝国的台湾,这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上,经过我们四十三年的治理,竟然还有这样的人!而且,是一个小

小的儿童！他的心里想些什么？可怕！不能容忍！应当使他从小做一个大日本帝国的模范皇民！（咆哮）一定要让他懂得这一点！

日军官 嘿！（凶神恶煞般扑去）

吉 藤 （制止）不，（对彪形大汉）你来。

郑阿嫂 啊……（掩面）

简海天 阿潮……

〔日军官、士兵叉腿挡住简海天。彪形大汉毫无表情地走至阿潮跟前，略一打量，一拳打去，阿潮踉跄倒下，强撑着站起，未站定，又一拳打出，阿潮被仰面击出老远。当彪形大汉准备击出第三拳时，简海天猛站出，护住阿潮。彪形大汉脱上衣，扯下皮带，狠狠抽去。一直不作声的摩里那达走出，默默站在简海天身旁受打，皮带声声呼啸，撕裂人心。〕

郑阿嫂 （急中生智）大人，时辰不早了，您该到码头了，不要误了船。

吉 藤 （恨犹未消，夺过皮带狠狠抽打）清国奴！清国奴！（掷掉皮带，忿忿而下）

〔吉藤夫人、翁本川、彪形大汉、日军官、士兵、兰月鱼贯而下。郑阿嫂痛苦地望着被打的人们，饮泣随下。摩里那达、简海天、阿潮三人紧紧抱成一团，一动不动。幕后呼唤：“阿潮……”穿着破旧衣衫的林妈奔上。见状大惊，扑上紧紧抱起阿潮。〕

林 妈 （凄厉地）阿潮，我苦命的孩子……（痛哭）

〔幕后一个老人颤抖的声音：“阿潮，阿潮……”阿帆搀扶着颤巍巍的林闽漳走来。老人双目失明，手拄竹拐，

鬓发如雪，灰褂青裤，赤足木拖。他，正是“引子”中紧握铜锣的老者。

林闽漳 阿潮，我的孙孙，你在哪里？……阿公来了，阿公在这里……（摸索着走到人群跟前）

阿 帆 （恸哭出声）阿潮，阿潮哥……

林闽漳 阿帆，你们在哭？出了撒咪事了？（摸索）阿潮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

阿 帆 阿潮哥，你……睁开眼睛吧，阿公来了……

〔阿潮咀角淌着血，微微睁开双眼。〕

阿 潮 （声音微弱）阿公、妈妈……

林闽漳 阿潮……

阿 潮 （喘息着）阿公，日本人打我，我不怕……不怕！

林闽漳 孩子，他们为什么打你？

阿 潮 他们说我是日本国民，我不是……（响亮地）不是！阿公，那一天晚上，天上挂着顶元顶元的大月亮，你搂着我，对……对我说过，（更响亮地）咱们是中国人……

林闽漳 （心痛欲裂）好孙儿，说得对！咱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！你的阿爸林德瑞和阿帆的阿爸蔡来松原来是在一家工厂做工的。他们穷哥儿俩就是因为不甘为奴，擂响祖传的大铜锣，举旗暴动，被日本人砍头示众，含恨而死的……那时候，阿帆和你都才刚满五岁。阿帆的妈妈投海自尽了，我就把她收养过来。孩子，要记住，咱们是中国人！

阿 潮 阿公，我不读日本书。你……你再教我，教我学咱们……中国字……方方的，好看的中国字……教呀……教……